

“好困。”只有简单的两个字，应该正在等上班的公交车吧。

“要不要我帮你提提神。”我回复。

“怎么提？”

“我爱你，嫁给我吧。”

白衣 著

# 方寸孤独

*LONELY*

短篇小说集

内心的困窘、人际的疏离  
仿佛是生活的某种常规  
他们默默忍受着  
深渊一样致命的孤独与绝望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白衣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收集了作者在2007至2016年创作的24篇短篇小说，以清冷的笔触描写“80后”在梦想与现实巨大冲突之间的彷徨与无奈。

# 方寸孤独

白衣 著

—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方寸孤独/白衣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7. 2

ISBN 978-7-5143-4972-6

I. ①方… II. ①白…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31767号

# 方寸孤独

作 者 白 衣

责任 编辑 李 鹏

出版 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 政 编 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 邮 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

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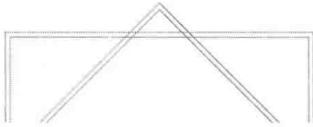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143-4972-6

定 价 3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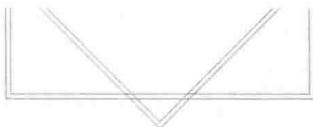


阅读国度	001
天堂图书馆	006
舞！舞！舞！	012
书店盗窃案	020
时间废墟	029
BLUE	039
杜鹃醉鱼	056
白日梦	068
张小萌的浪漫主义生活	089
方寸孤独	101
伤痕	128
河童	158

有女同车	184
有元宝形耳朵的女孩	217
她仍未知道那些花的名字	223
路遇吸血鬼	228
暴雨下的短暂爱情	236
第十二号	241
背叛者	260
另一个自己	265
零距离女孩	275
孤独	284
奔月	288
悬崖边的疯子	294



## 阅读国度



许多年以来，我为一些连对我自己都解释不清的理  
想而活着，但是我做了一件好事情：生活在树上。

——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

一个深秋的傍晚，华灯初上，我踏着街边的落叶，在“嘎吱嘎吱”惬意的声响中走回家的路上。这时候，一件奇怪的事找上了我。

两位黑衣人拦住了我的去路。他们穿着黑色的西服套装，油黑铮亮的黑皮鞋，最为奇怪的是里面也穿着黑色的衬衫，并且扎着纯黑色的领带。

难道是黑社会吗？我不由得想，我断不是那种会随便招惹黑社会的人，况且我的工作也不允许我与乱七八糟的社会人士打交道。我后退了一步，一边与他们保持应有的距离，一边在心里面想——如果再戴一副黑墨镜，那就完美了。

“您好，我们是政府工作人员。”其中一位较高的黑衣人煞有介事地自我介绍道。

“找我有什么事吗？”

他们的行头无论如何也无法和政府工作人员这种身份搭在一起。

“是这样，我们奉命来进行一项社会调查，能耽误您两分钟时间吗？”矮个子手里捧着一个文件夹，里面大概夹着调查问卷之类的东西。

看样子应该是什么调查机构的员工，大概为了让人容易接受，才故意冒充政府人员的吧？

“可以……只要时间不太久，不过，您说奉命，请问二位是什么部门的呢？”他们一左一右地挡住我的去路，看来如果不接受调查，他们是不会放我离开的。

“这个恕难奉告。”那位稍矮一些的黑衣人一边打开手里的文件夹，一边面带微笑地回绝我，“您放心，我们调查的虽然是一些带有私人性质的问题，不过绝对不会侵犯您的隐私，如果您感觉

到被侵犯，那您随时可以停止这次调查。”

说完，矮个子歪着头，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似乎他们知道自己的回答不会令人满意，只好用微笑来寻求我的谅解。

“好。”我搔搔头，只好如此应道，他的微笑让我好感大增，至少是个懂得礼貌的人。

“请问您最近一次读书是在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我简练地回答，“准确地说，是昨晚十点半。”

“那……能告诉我们一下，您在读哪本书吗？”

“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

两位黑衣人对视了一眼，犹豫了一下，这次轮到高个子的黑衣人发问了，他的手中并无文件夹，所以看得出来，他们的问题并不都是事先准备好的。

“那能请问您读到了哪里吗？”

“78页。您知道的，这本书并不长……”我解释了一句。

“嗯，是××出版社的版本吗？”那位黑衣人追问了一句。

“是的，××出版社。”

“好的，谢谢您，最后一个问题！请问男爵柯西莫找到一棵强劲有力的大树后，给什么动物在树上筑了一个巢？”

“母鸡。”我刚刚读到这个段落，所以答案脱口而出。

我开始对这两位黑衣人另眼相看了，因为他们并没有提前准备，可是很显然，高个子对这本书很了解，能够通过我的阅读进度来提问。

“您觉得这本书怎么样？”

“还好……不过，蛮替作者捏把汗的。”

“为什么？”

“读这本书的人，估计从一开始就都明白，柯希莫下树，小说

也该结束了，然而卡尔维诺不让柯希莫下来，柯希莫就不下来。我挺担心他怎么把这出戏唱完的。”

“哈哈……”高个子忽然笑出声来，“其实我读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担心来着。”

我也跟着笑起来，与这个黑衣人之间的陌生感忽然之间烟消云散了。

“我挺怕你说柯希莫身上的哲学意味，或者谈什么生存或者自由，那就超出我的理解范畴了。”

“那些东西，我也不懂。”我抖抖肩膀。

“谢谢您的配合。”

“就这些问题？”

“是的，再次感谢您。”两位黑衣人依序和我握手，然后道别。

“对了，你对卡尔维诺怎么看？”走了两步，那个高个子的黑衣人忽然转过头，又问了我一句，似乎意犹未尽，想要和我多交流几句。

“智力过剩者。”我回答。

高个子想了想，没有再说什么，点头致意，然后转过头，两个人迈步走开。

我看着他们走向下一个过路者，带着微笑向他们解释自己的调查事项。我很怀疑他们到底是不是像他们说的——政府工作人员。在我心里，政府工作人员可少有这么好的文学素养和阅读宽度。毕竟他们当街随便对人发问，得到的答案可能会五花八门。如果没有大量的阅读积累，是无法问出恰当的问题的。

怪事一件！不过和他们的交流还是蛮愉快的，我转过身，继续向家的方向走去。

一个星期之后，我收到了一个快递。是一张支票，面值叁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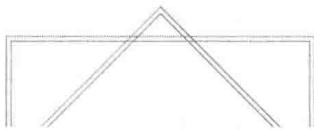
伍拾元整。后面还附着一封信——“几天前曾在街上耽误您几分钟进行了一次关于读书的调查，通过调查发现您真的在读书，所以资助书资若干，敬请收悉。”

我在朋友圈中晒出支票，并且询问我的朋友们，可有别人也收到了这样的奖励。下面纷纷回复，有的朋友收到了这样的奖励，没有收到的朋友也都惊异于会有这样的怪事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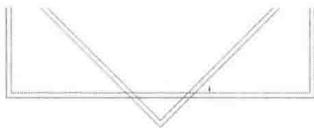
很快，接二连三的有朋友在街上遭遇了这样的调查，并且真正的阅读者都在随后得到了这样的奖励。一种阅读的氛围在身边悄悄地蔓延，不久之后，整个国家的阅读情绪都被调动起来。

不知道是由于贪婪的本性，还是这种奖励阅读的方式真的改变了人们的性情，三年之后，我所在的国度成为人均阅读数世界第一的国家，连时代周刊都以“×国国民那令人印象深刻、喜爱阅读的文化精神”深入报道了这种现象。

此后不久，政府取消了这项阅读津贴政策，不过，却没有正式文件告知民众，就像这个计划开始之前，也没有下发过正式文件一样，就连到底是哪个部门在执行这项任务也一直是一个谜。所以，老百姓并不知道这项政策已经被取消了，人们依旧带着浅薄、愚蠢和期待的微笑，沉浸在阅读的快乐之中。



## 天堂图书馆



如果有天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博尔赫斯

老馆长走进图书馆的时候，不管是馆里的员工还是读者都停止了讲话，大家都默默地注视着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或许是由于尊重，或许是由于对一个快要变成盲人的老人的怜悯。

老馆长今年已经八十七岁，在这座国家图书馆中整整工作了五十一个年头，他不仅是一位资深的图书馆馆长，还是一位享誉全球的诗人和小说家，所以现在虽然图书馆早已不需要他再来工作，可是依然为他保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室。

老馆长最近两年身体每况愈下，眼睛也快要看不见东西了，可是只要身体允许，他还是每天都来办公室，他会费力地读一本书，或者口述自己的作品，然后由秘书小姐为他写出来。在老馆长的观念里，只要是一个作家，就永远不要停止阅读和写作。

在老馆长二十六岁的时候，来到了这座国家图书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像一个跳进甜品店的小偷一样，奢侈地按着字母排序读着馆里的书，他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图书馆，他梦想着自己能够在死亡之前读完这座图书馆中所有的书。

如今，老馆长已经老了，他拄着拐杖，每走一步都像是用拐杖在探矿一样，颤颤巍巍地拖着自己残破的身体，他的面目特征本来就不是很明显，如今在岁月的打磨下更是看起来一片模糊，他那苍白的皮肤和堆叠的皱纹也一起来作怪，弱化了五官的特点，使他的面貌看起来有点不真实。眼神由于看不清事物而变得涣散没有焦点，这导致他说话的时候，别人根本不知道他在看着自己还是别的地方。老馆长唯一清晰的就是他的声音，那声音很洪亮，仿佛是这张表皮后面藏着另外一个人一样，和他那衰老的皮肤是如此的不相称。

“你们好。”老人停下来，和所有看着他的人问好，然后在此起彼伏的问候声中，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今天您要读哪本书？”秘书小姐走过来问老馆长，通常老馆长都会指定一本书，然后由秘书小姐找出来放到他的桌子上。

“今天……我想自己去书架看看。”老馆长说。

“这……”秘书小姐犹豫了一下，“好，我陪您去。”

“我快要完全瞎了。”老馆长忽然说。

他从来不会和秘书小姐说自己的私生活，也从来不对自己的身体发表任何意见，所以，在为他工作的这五年里，秘书小姐从来没有听他说过这样的话。

“不……不会的，老馆长，您不用担心。”

“不，我没有担心，”老馆长继续说，“只不过，这是一个事实而已，谁也逃不过命运。”

谈及命运，秘书小姐沉默了。

“我没有抱怨，命运对我已经很优待了。”老馆长抚摸着自己的书桌，那是一张老榆木的书桌，放在办公室的墙角，已经陪伴他将近二十年的时光了。他从来不肯把书桌放在办公室的中心，老馆长明白，写作、书桌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永远不该是生命的全部或者说生活的重心，反之才对。

“今天就不用您陪我了，这几年，我已经耽误了您太多时间。”老馆长说。

“您知道……”秘书小姐有点局促不安起来，“能为您工作是我的荣幸，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不是，您千万别多想。”老馆长赶紧摆手，“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自己去图书馆走走，您放心吧，我已经在这个图书馆生活了一辈子，不会迷路的。”

“那……好吧。有事您叫我。”秘书小姐只好答应。

老馆长颤巍巍地走出了自己的办公室。走向了巨大的书架。

这座图书馆有四层楼，将各类书籍分门别类地收藏着。

老馆长走到一楼最西侧的书架，书架高达五米，他从最底下一层看去，发现书架上的书有很多都是他没有读过，甚至没有听过的。一种绝望感从老馆长的心头弥漫开来，看来自己这一生是无法读完这座图书馆的书了。

他慢慢地抚摸着书脊，向前走去，忽然另外一个念头在他苍老的心头升起来——既然无法读完这座图书馆的书，那就把书名读完吧！毕竟，一本书的书名应该是这本书最精华的所在。一个作家耗费了一年、两年的时光写完一本书，一定会取一个自己最满意、最能表达自己思想的书名吧？

这个念头让老馆长的心头一震，仿佛一股清泉忽然注入已经枯竭的灵魂之中，那种感觉只有在自己二十六岁那年才体验过，那时，他第一次踏入了这座图书馆。

说干就干！老馆长又回过头，步履蹒跚地走到一楼西侧的第一个书架的开头，一本书一本书地读着书脊上的名字。

书架太高了，上面的名字根本无法看到，老馆长找来了图书馆中拿书用的梯子，开始往上爬。这个举动可吓坏了图书馆中的员工，秘书小姐更是叫着跑了过来。

“老馆长，您要做什么？我来……”秘书小姐抓住老馆长的衣襟，阻止他继续往上爬。

“我要去看看上面的书名。”老馆长已经爬上了两个梯阶。

“你要读哪本书，我去给您拿。”

“我不要读书，我只是要读读书名。”老馆长解释道，“你不要拦着我。”

“读书名？”秘书小姐和围过来的员工都不知道老馆长是什么意思。

“是啊，读书名。”老馆长继续说道，“我要在我的眼睛彻底瞎掉之前，把图书馆的书名都读一遍。”

大家都惊呆了，所有人都仰望着老馆长，没人再阻拦他，秘书小姐也放开了衣襟。老馆长又向上爬了两阶，开始费力地读起来。

就这样，老馆长开始了自己的另外一个阅读计划，他似乎身体逐渐好了起来，所有见到他的人都说，他看起来走路也更利索了。他每天都来图书馆，从一楼西侧的第一个书架开始，一个书架一个书架地读着书名。

可是阅读书名这件事也并不容易，他从春天三月份开始阅读，读到秋天九月份的时候，才读到二楼的一半。一开始图书馆的员工和秘书小姐还轮流在他身后陪着他，怕他摔倒或者出现什么意外，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老馆长的身体似乎越来越好，不但没有出现过任何意外，就连走路都比以前轻快了许多。

图书馆的员工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将梯子准备在老馆长要读的书架之前。图书馆的读者们也都习惯了图书馆中多了这样一个耄耋老者，每天都在书架前，嘴里念念有词，没有人知道他在说着什么。

第二年秋天十一月的时候，老馆长终于读完了四层楼所有书籍的书名。当他读到最后一个书架的最后一本书的时候，所有的图书馆员工都聚集到了那里，大家准备给老馆长开一个小小的庆祝 Party。

老馆长从梯子上爬下来，他的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这微笑让他的五官看起来鲜明、动人了许多。所有的员工还有读者都为他鼓起掌来。

“给我找张椅子，我要歇一会儿。”老馆长微笑着嘟囔了一句。

秘书小姐搬了一张椅子过来，为老馆长放在了阳光明媚的落地窗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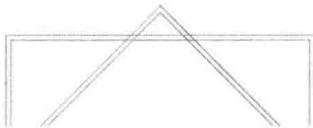
“你们忙去吧。”老馆长心满意足地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可是人群没有散，大家都想听老馆长说点什么。可是老馆长坐在椅子上，并没有想要向大伙儿分享点什么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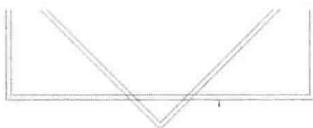
“老馆长……”秘书小姐轻轻地叫了一声。

“我有点累。”

这是老馆长说的最后一句话，他安静地闭上了眼睛，不一会儿，人们发现，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舞！舞！舞！



你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了。不准情绪化，不准偷偷想念，不准回头看。去过自己另外的生活。你要听话，不是所有的鱼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

——村上春树《舞！舞！舞！》